



苏州城二三事

◎焦葵葵(河南平顶山)

专门和同事调了班,带上母亲,奔赴向往已久的苏州城。

火车隆隆,到达苏州已是第二天上午。走出车站,绵绵的细雨飘洒而下,雨中的苏州城笼罩在一片苍茫中。站前广场上休憩厅的设计有着苏式园林的精细,旁边树木翠绿……在那一刻,似乎是我想象中苏州的样子,却又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

苏州的风是柔的,雨也是柔的,淋着雨走了一段路,迟迟不愿撑伞,似乎这样,才更能与这座城市相融。

楝花开 割大麦

我和母亲住在一个名为间邱坊的老巷子里。初夏时节,巷子里的两棵楝树开满了淡紫色的花,似一个顶着巨大花苞的绣球。在苏州的几天,我和母亲每天回来嗅到那独特的花香,她总是不由自主重复一句话:“楝花开,割大麦。这个时候大麦该熟了。”可能这样的花朵和香气,让她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大麦丰收的场景。

楝花开,割大麦。一句谚语,是劳动人民多年生产经验的总结。那一刻,我在想,我这样远离劳动和土地的人,是没有和这么美丽的话语相遇的机缘的。妈妈从小在乡村生活,土里劳作,她固有的生活和生存经验让她记得,也让我有机会听见和记录下来这么好的语言。

突然想起朋友送我的一把折扇上有这么一首诗:细雨茸茸湿楝花,南风树树熟琵琶。多符合眼前的场景啊,想必那位写诗的该是一位江南读书人吧。

在苏期间,雨缠绵绵绵地细密几天,湿润了天和地,也湿润了我这个从北方来的人,让我的脾气再也躁不起来。站在苏州老城的一个小院里,看着那斑驳的灰白色墙,青碧的苔,暗角处屋门上贴着的大红色春联,让我有种恍惚感——你看,

时间去了,人来来往往,那四角明净的天空还在,热气腾腾的生活仍在。

热闹的寒山寺

“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一首唐诗,让我们记住了失意的唐代诗人张继,记住了枫桥,记住了一个自唐而来寺庙的名字。

也是因为张继,苏州城似乎是从唐诗中走来。我不知道写过这首诗后张继的人生走向和结果如何,只知道他来过——在难眠的夜里,用朴实的诗句倾吐了一位游子的失意。

今天的苏州城和苏州人要感谢的人很多,但其中最应该感谢的,一定有这个诗人的名字。或许苏州城应该庆幸他没有金榜题名,庆幸他的这份失意和催生出的绚丽花朵。

如今的寒山寺多了一份热闹,人声鼎沸。我看到它金光闪闪的琉璃瓦,修建很好的建筑,感觉这个小小的庙宇和“寒”字的距离远了很多。

文徵明的紫藤

在苏州博物馆旁的一隅,我看到了文徵明的紫藤树。多少年过去了,那一株紫藤依然枝繁叶茂。花期已过,它用浓郁的绿色向天空和大地遥遥致意。

我站在树下,看它盘旋的枝条,偶尔飞落的叶片,不禁神游天外:近在眼前的树,你串联古今,见证时事,承受风雨,袅袅婷婷地站着,洋洋洒洒地开花,度过了一个个春夏。那曾经亲手栽下你,为你培土,助你攀爬,盼你开花的人,你可还记得吗?

流逝的时间似乎在无声中带走了很多,却也把一些美好的东西留给了后来者。在文徵明的紫藤树下,我们驻足凭吊,是对才华、对友谊、对诗意生活的顶礼,在本质上却是对这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莫大喜爱和追寻。

大暑之“大”

◎聂难(云南玉溪)

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个节气,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“大暑,六月中。暑,热也……今则热气犹大也。”《通纬·孝经援神契》载:“小暑后十五日斗指未为大暑,六月中。小大者,就极热之中,分为大小,初后为小,望后为大也。”大暑的“大”,其实是“最”“极”的意思。

大暑之“大”,在“热”。大暑节气正值三伏,是一年中日照最多、气温最高、天气最热的节气,正所谓“大暑乃炎热之极也”,大暑与小暑一样,都表示天气的炎热程度,大暑的热尤甚于小暑,且大暑之后便是立秋,正符合了物极必反的规律。大暑之热,在古籍中屡有记载。如南宋高斯在《宁国府劝农文》中说:“及至盛夏,烈日如火,田水如汤。”寥寥几笔,形象描绘出大暑的酷热,令人如临其境。杜甫笔下的大暑也热浪袭人,人们闭门不出,铺席取凉,“千室但扫地,闭关人事休”。

大暑之“大”,在“忙”。大暑节气,也是农事最紧张的时候。俗话说:“早稻抢日,晚稻抢时”“大暑不割禾,一天少一箩”,适时收获早稻,不仅可减少后期风雨造成的危害,确保丰产丰收,还可适时栽插晚稻,争取足够的生长期。“麦收”“割稻”都是热火朝天、令人喜悦的。北方有些农村学校曾一度不放暑假,只放“麦收假”,家里大人孩子齐上阵“麦收”,这是一家人最忙碌的时刻。在南方有“千人割稻”的狂欢,“割稻”就如“麦收”一样,是一代代人心中心紧张而忙碌的丰收时刻。

大暑之“大”,在“多”。大

暑节气也是雷阵雨最多的时候,这个时段低层气温较高,受低层热力不稳定条件影响,容易触发短时局地对流性雷阵雨天气。有谚语说“东闪无半滴,西闪走不及”。意思是说在夏天午后,闪电如果出现在东方,雨不会下过来,若闪电在西方,则雨很快就会到来,要想躲避都来不及。“夏雨隔田埂”“夏雨隔牛背”等谚语,形象地说明了雷阵雨常常是这边下雨那边晴。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诗云: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

大暑之“大”,在“快”。大暑节气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。小暑后开始分蘖的禾苗长得飞快,稻田中央的水面不见了,密密匝匝的禾苗形成一片墨绿的新色,让人生出许多美好的希望。农作物贪婪吸收着阳光雨露,日夜不停地疯长,田野里孕育着丰收。“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”。绿草一簇簇,一团团,那绿是从泥土中长出来的。苞谷挂须、稻禾抽穗、棉花挂桃、毛桃红脸。菜园里,黄瓜、冬瓜、南瓜伸出卷勾,向上攀缘,果实躲在茂绿中。茄子、辣椒拉开架势,你追我赶,肆意生长。

“时节方大暑,忽若秋气生。”大暑时节,人们纷纷避暑,但也让万物拔节生长,以饱满的热情迎接不远的金秋。物极必反,这热,到了极点,接下来就是“天凉好个秋”了,炎炎的暑热经过肆意绚烂终将归于清凉、平淡。这种天地间无比自如的转换,再次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魔力!

蜻蜓

◎李许要(河南汝州)

夏天的午后,我在村头的一个池塘旁遇见了杨万里笔下的小精灵:一只蜻蜓立在荷花上,静静地不动,两片薄纱一样的羽翼,平衡着欲飞的姿态。池塘里自生自灭的荷长得恣意,池塘边的树木郁郁葱葱。

漫步在池塘边,心中吟诵着《小池》,感受着微风拂面,欣赏柳枝摆动、水草婀娜。一只蜻蜓振翅在水面上滑行,时不时把尾巴弯成弓状,轻轻点水,水面迅速扩张一圈一圈的涟漪,这就是传说中的蜻蜓点水吧。

大家都知道蜻蜓,但关于蜻蜓的一生,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。

蜻蜓的一生坎坷而美丽,它被孕育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、发育过程中需要蜕皮8到15次,才能“化蛹为蝶”。而它能够在空中飞翔的时间,通常只有几周。这不禁让人叹息,同时,又让人

想起昙花一现的凄美。

不知不觉,天色渐晚,黄昏降临。荷塘边,蜻蜓多了起来,它们翩翩起舞,振翅飞翔,飞向绿意盎然的荷田,飞向泉水叮咚的溪流,飞向想去的地方……